

# 迎春曲

YING CHUN QU



說演彈唱 从書 6

說演彈唱叢書⑥

# 迎 春 曲

吉林省羣眾藝術館·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9·長春

## 內 容 簡 介

这本书包括三个小型評剧和一个小歌剧。“迎春曲”写的是王大娘騰出給儿子做新房用的屋子来讓給深翻地、修水利的“九春小組”住的故事；“八块冰盘”的故事梗概是：在成立人民公社时，自私的孙大娘把婆婆献给公社的八块冰盘偷回家来，孙大娘知道后又給送了回去，孙大娘深受感动，决心改正自己的錯誤；“报矿”小歌剧是写张老汉和女儿张秀兰在修水庫时发现矿苗积极报矿的故事；“龙王辞职”的内容是：在大跃进中，人們积极防洪抗旱，战胜了自然灾害，龙王再也不能繼續世間的旱涝，只好辞职。

說演彈唱丛书(1)

迎 春 曲

吉林省群众艺术馆 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特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1 $\frac{1}{2}$  字数：31,000 印数：5,000册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10091·299

定价(7)：0.14元

## 目 录

迎春曲 (小評劇) ..... 楊俊榮 ( 1 )

八块冰盘 (小評劇) ..... 庄玉林 ( 10 )

报矿 (小歌劇) ..... 李 生 ( 22 )

龙王辞职 (小評劇) ..... 周宝信 改編 ( 31 )  
筱月舫

## 迎 春 曲 王 小 丑 剧 本

馬 俊 榮

**時間：**1958年秋。

**地點：**某縣河套地區。

**人物：**王大娘——57歲，爽朗，健壯，有風趣。（簡稱娘）

李春蘭——20歲，活潑，明朗，大娘未過門的兒媳婦。（簡稱蘭）

**布景：**是一間很漂亮的內室，新糊的天棚，新刷的白牆，牆上挂着毛主席象和兩面錦旗、一張獎狀，舞台正面有一張床、一張木桌、兩把靠背椅，桌上擺着些書籍、壺碗和春蘭的象片，窗台上擺着一盆牡丹、一盆海棠，從玻璃窗往外看，可以看到新架起來的電綫杆，呈現着一片社會主義新农村的景象。

〔開場時屋裡沒人，少停，王大娘挾着一套新被褥，樂顫顫地把它放在床上，並打掃和擺布室內。

娘：（唱）王大娘歡天喜地笑哈哈，

我心里開了一朵大紅花，

為我兒王治國籌辦喜事，

後幾天兒媳婦就要娶到家。（到木桌前拿起兒媳婦的象片）

提起了兒媳婦人人夸，

模樣長的真象水仙花，

活計好，手兒巧會綉會畫，

又能寫又能算還有文化，

論勞動身強力壯本領更大，  
扶犁、點種、揚場、簸簸箕呀，  
就是那耨耨耨也聽她的話。

唉！“人逢喜事精神爽”這話一點不假，這一秋呀，糧食大丰收，大辦人民公社，這又張羅着給兒子娶媳婦，這可真是步步登高，喜上加喜呀！

（唱）常言說人逢喜事精神好，  
小日子喜上加喜步步登高，  
娶媳婦过上三年并二載，  
給我生個孫兒白胖小，  
沒啥事奶奶我懷中抱，（抱起枕头作搖孩狀，并數叨着：  
“啊……別哭哇，別鬧啊……”）

你是奶奶的心肝好寶寶。

〔這時門外大車聲、吵嚷聲、吆喚牲口聲，并有人喊：“王大娘！新衣裳捎回來了！”

娘：（忙往外跑）啊！老趙進城回來了。（發現自己抱個枕头，笑說）唉！你看把我忙的。（放下枕头，下）

〔幕後聲：“老趙！你車上拉那些席子干啥？”趙：“這不是要大搞深翻地了嗎，搭棚子睡人啊！”娘：“用那些？”趙：“全县七萬人馬參加深翻，后兩天這七萬人都集中到咱們河套來了，光這幾間房子好干啥用，你熬熱鬧吧。”娘：“啊！你到屋呆一會吧。”趙：“不啦。（趕車聲）駕……哦……”

〔大娘手拎一個衣裳包上。

娘：（醒悟地）啊——怪不得前兩天，治國張羅着編隊呀，深翻哪，水利呀什么的……我一跟他核計辦喜事兒，他就笑嘻嘻的不搭攏。这不又到縣里開會去了嗎，准是核計深翻

地的事儿，这要是七万人馬都集中到河套来，这喜事……新房……可不好办了。

(唱)听说全县总动员，  
七万人馬搞深翻，  
几天以后就来到，  
家家户户都住满，  
正赶上我家要办喜事，  
这婚事，新房可怎么办？

给儿子娶媳妇可是大喜事，我老婆子操劳一辈子就盼的是这一天。以前我家住军队呀，住担架呀，住干部啊，那可真是敞开了。这回呀，这回我可不能招待啦，俗語說的好“新婚夫妻比目鱼，洞房花烛甜如蜜”；这要是炕上地下都住上人，那多不方便啊！对，就这一回不招待，过了今年冬底呀，誰愿意来誰就来吧。

(唱)我相信老乡們不会埋怨，  
儿女的婚姻事家家要办，  
况且說住房不在我这所，  
誰能够不近人情說閑言？

嚯，不对，娶媳妇是我們家的喜事；深翻地，大搞水利化，爭取明年亩产万斤粮，讓人们的生活更美，这是大家的喜事。我儿子和媳妇常講什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我老婆子能为个人就不顧大伙了嗎？再說外村的老乡都抛家舍业来到河套，帮咱們搞深翻，人家为的是誰呀，能讓人家睡地窖子打草鋪嗎？

(唱)左思右想沒主意，  
想起来不由我紅脸皮，  
为个人方便自私自利，

我怎能因小失大不顧整体？

我儿子在公社是生产队长，

儿媳妇在队里开拖拉机，

两个人都进步互相鼓励，

啥事都吃苦在前热爱集体。

我不能扯人家后腿，我要是蹙着这个劲，那他们咋带头啊？我看不如把喜事往后延一延，等到冬底地也翻完了，水利化也实现了，那时候再结婚有多消停啊，免得这阵忙忙活活的，分散大伙的精力。（又一想）哎呀：还不行，我要劝他们把喜事往后延，人家要是不乐意咋整？

（唱）左思右想无主张，

心中好象乱麻秧。

有心按期办喜事，

恐怕儿子不依娘；

有心把喜事往后延，

又怕媳妇怪我狠心肠。

低头想了两全的策，

我何不让他们自己主张。

对啦，就这么办，我把耳房子收拾出来，他们要同意结婚呢，这屋就是新房，他们要同意延期呢，这屋就招待外村来的老乡。说办就办，收拾下屋子。（拿起扫除用具从里门下）

〔李春兰乐颠颠地上。〕

兰：（唱）秋高气爽好晴天，

来了姑娘李春兰，

县妇联王春芝给我来封信，

为的是要搞好这次深翻。

她倡議組成个九春小組，  
要学习十三陵水庫的英雄九兰，  
春兰我积极拥护沒有意見，  
我一心为九春創造条件。  
想起来个人的事好为难，  
原預定結婚的日子就到眼前。  
我不能为个人影响整体，  
决定把婚期往后延。  
治国他准拥护不能反对，  
就怕婆婆她难动員，  
春兰我急忙去把婆婆見，  
一定說服她要支持咱。

(进屋里) 大娘，大娘，哎！怎么没人，这老太太到哪儿去了？

[坐下来滿屋观望，大娘从里屋探头，兰沒发觉。

娘：(唱)猛听外屋有人喊，

原来是媳妇李春兰，

大娘我躲在門后偷偷看，

我看她对新房是否喜欢？(躲在門后)

兰：(唱)李春兰进屋来用目观，

不由得心中一陣好喜欢，

我只有三四天沒来把娘看，

这新房布置得可不简单。

白灰墙紙糊棚大玻璃窗，

墙壁上高挂着毛主席象。

旁边有紅錦旗还有奖状，

在窗上摆盆牡丹和海棠，

新緞被、新緞褥、新搭的炕，

哎！这包里包的是啥呀？

啊——这一定是給我俩做的新衣裳！（打开一看果然是两套新装）

哎！趁屋里没人，我穿上看看。

（唱）李春兰高高兴兴試新装，

不由得心里一陣好发慌，

拿起来鏡子上下照，

穿起来可真象个小新娘。（对鏡自笑，想了一下，拉过靠背椅子，把男装搭在椅背上）

来来来，治国，給你也穿上。

治国穿上新衣更漂亮，

咱二人新婚夫妻地久天长，

到白天咱二人同去劳动，

到夜晚学习文化同讀文章。

同心合力搞生产，

建設咱社会主义新农村！

幸福的生活多美滿，

治国你为啥不搭腔？（对着椅子說話）

你咋不发表意見哪？啊！你是不是說我太自私了？我告訴你吧，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为了咱們的生活更幸福，为了这次搞深翻明年多打粮食，我提議咱把婚期往后延一下，等搞完深翻实现水利化以后再結婚，你沒意見吧？（过了一会）我就知道你沒意見，恐怕媽搞不通啊，咱俩好好劝劝她老人家，办喜事早一天晚一天都沒啥，秋翻地水利化可不能拖延時間，再說咱們能讓外村来的老乡打草鋪睡嗎？咱就把这新房讓給九春小組来住吧。（稍停一会）你怎么还

不說話呀？啊——你問什麼是九春小組嗎？我告訴你：這是縣妇联王春芝同志提議的，要在我們縣這次秋翻地當中培養一個九春小組，象全縣出名的王春芝、劉春風、趙春花、錢春香……反正這九個姑娘的名字都犯“春”字，我們一定要向北京十三陵水庫工地的九蘭小組學習，大家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同娛樂，堅決超額完成黨交給我們的深翻、修水利任務，爭取作個榜樣，創造奇蹟，為了讓九春小組更好地發揮干劲，就把咱這新房讓給他們住，你看怎樣？你倒發表意見哪！

(唱)李春蘭心中樂開了花，

想起生活遠景笑哈哈，

九春組一定要實現計劃，

爭取在胸前戴上光榮花，

單等著實現深翻水利化，

那時候井蒂蓮開，鶯鶯戲水，幸福到咱家。

[幕後喊聲：“王大娘，王大娘，你們治國從城里捎來信了！”]

猛聽得外邊有人吵嚷，

急忙忙脫去新衣裳。

幸亏外人沒看見，

要看見哪——

得指我鼻子笑破肚腸。

李春蘭假裝沒事出外去取信，

等大娘回來咱再商量。(春蘭下)

[王大娘樂顫顫地從里屋上場。

娘，(唱)王大娘看的真來聽的清，(娘也把新裝搭在椅背上)

叫一聲春蘭媳婦你是聽，

要說是開鉄牛我可不懂，

要說是講道理我可不懂。

〔這時春蘭進屋，一看婆母，忙躲在門後偷聽。

黨領導搞農業為咱幸福，

我怎能只顧自己不講人情？

唉！春蘭哪，要說把婚期往後延，大娘我是一點意見也沒有。要說把新房讓給九春小組呢，那我更是雙手歡迎，不過我有一個事不懂，咱們得說道說道。

〔這時春蘭裝作沒事的样子，咳嗽了一聲：“大娘在家呢嗎？”

娘：哎呀！春蘭哪，你別裝模作樣的了，剛才你在屋裏說的做的大娘我都一清二白了。

蘭：（臉臊的通紅）大娘……

娘：春蘭哪，你大娘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有啥說啥，我打听打听你們九春小組，可不可以再多一春哪？

蘭：大娘，只要是名字犯“春”字的婦女，願意在大搞深翻、水利化運動中，同心合力，共同勞動，都可以參加呀！

娘：（唱）聞听春蘭講一遍，

大娘心中好喜歡，

回頭我把春蘭問，

大娘我的名字你可記心間？

蘭：（唱）是在前年搞普選，

大娘你取名叫張春蓮。

娘：（唱）你既知大娘我也犯“春”字，

你為啥不把大娘編在組里边？

蘭：（唱）婆母她人老眼光遠，

身板結實干劲沖天。

看起来推迟婚事沒意見，  
这新房招待九春她更喜欢。

回头我把大娘叫：

大娘啊！

九春組欢迎你这位老青年。

娘：（唱）我看咱們就叫十春組，

大家同住这个房間，

单等着十春小組上戰場，

准能夺来胜利紅旗插在眼前。

兰：大娘！关于咱家办喜事的问题，治国也捎回信来了，他也同意把日子往后延。（递信）

娘：唉，那就別說了，反正咱們娘儿三个意見一致，我看咱們現在拾掇房子要紧，等那几个犯“春”字的姑娘来了，咱就开始干活，你帮大娘打扫一下耳屋子吧。

兰：好吧！（二人拿起扫除工具）

（合唱）为了迎接春姑娘，

母媳二人忙收拾房，

迎接深翻水利化，

为了明年多打粮。

——幕 落

## 八块冰盘 (小評剧)

莊 玉 林

**人物：**孙大娘——五十多岁，孙大嫂的婆婆。（简称娘）  
孙大嫂——三十多岁，社員。（简称嫂）  
孙大爷——五十多岁，保管員，孙大嫂的公公。（简称爷）

**時間：**1958年公社化前后。

**地点：**某人民公社倉庫門前院內。

**布景：**舞台左面是一头開門的三間正房——公社的倉庫。带着秋意的小风时或摆动着院內的几棵丁香树。舞台右方是三間东廂房，中間開門，北头的一間半也是倉庫，南头的一間半是保管員、飼養員住宿的地方。院內門前有一棵老古榆，古榆树下有几块青板石，这是人們盛夏納涼的所在，秋虫唧唧，夜已深了。

**幕启：**东院不时传来馬的嘶叫声，飼養員吆喝牲口声，孙大娘很吃力的踉踉蹌蹌地左手挎着小筐，筐內装着八块冰盘，惊慌地上。

**娘：**（走圓場，唱散板）

夜深人靜三更天，  
秋寒露冷星斗出全，  
孙大娘心急嫌脚慢，  
渾身冒汗腰腿发痠。  
挎着柳条筐儿一个，  
筐內装着八块冰盘。  
要不是狗剩她媽作事差，

我哪能三更半夜来到这边。

千怕万怕不把别人怕，

就怕我老头他是保管员。

人有脸来树有皮名声为重，

真若是传到社里更寒蠢。

急急忙忙来到仓库门口，

猛看见那边有人动弹，

吓的我眼花腿软坐在地，

莫不是老头子蹲在那边？

睁开老眼仔细观看，

原来是风吹丁香小树把腰弯。

担惊受怕坐在树下，（轻轻放下小筐）

我歇歇腿脚揉揉肩。（坐在青板石上，抹汗揉腿）

（白）哎呀！我的天哪！可把我吓死啦！（喘大气）咳！知道

的说我是替儿媳妇遮丑，不知道的好象我老孙婆子爱小，

三更半夜跑到社的仓库来偷社的东西。（长出了一口气）

也真是，我那媳妇都三十多岁的人了，懒得干活就够一

说啦，可是你咋冷丁的想起偷来了，打开咱们老孙家家

谱看看，哪辈子出过三只手的人呢；再说这咱入了社了，

日子过的舒舒坦坦的，也不象过去那个揭不开锅的穷日

子了。（停了停）不怪老头子这几天一回家就吵吵巴火

的说社仓库丢了东西啦，把江西景德镇细瓷冰盘偷走了，

咳！要提起这冰盘哪：

（唱慢板）提起冰盘话儿长，

还是那三十年前事一桩，

我娘家陪送我冰盘八块，

真正是景德镇的细瓷盖世无双。

过門后我一回也沒舍得使，  
誰要看看我都怕走了光。  
四块送給我的亲儿媳，  
四块留着給我閨女作嫁妝。  
头几天社里开大会，  
說什么要成立公共食堂。  
有张家献盆又献碗，  
有李家献鍋又献紅。  
我們孙家献出冰盘整四对，  
为的是社里来客吃魚喝鷄湯。  
誰成想我的儿媳她不愿献，  
倒說我大手大脚欠思量。  
借口說給她公公送夜飯，  
回家来我就看她脸发慌，  
第二天大娘我就翻翻看，  
献出的冰盘在她柜后藏。  
老身我給她抽梁换了柱，  
今夜晚偷送到社的仓房。  
媳妇呀！你柜后八块冰盘不是景德<sup>①</sup>，  
我手中八块才是正庄。

（白）咳！老头子为这八块冰盘可真懊躁坏了，說什么叫  
他孙大倔子坐腊啦，又說查不出这个小偷他都不姓孙，  
飯也懶得吃，眼睛里的紅絲肉都快把眼睛蒙上啦。咳！

（数板）主任劝他別着急，  
叫他注意小心身体。  
十个手指头有长短，  
林中树木有高低。

旧思想不能一下淨，  
还得慢慢来教育。  
昨晚社里开大会，  
专门討論这个问题。  
誰拿去誰就送回社，  
知过必改是好样的。  
公共财产人人爱，  
燕子垒窝要心齐，  
誰若偷了送回社，  
改过回头不给处理。  
可是老头子他保管責任大，  
丢了东西咋不着急。  
真是生就骨头长就肉，  
就好象在身上扒层皮。  
那成想偷水盘不是张三和李四，  
还是自家的亲儿媳。  
倔巴头他还不知道，  
要是知道可了不的。  
我一想起主任的話，  
句句都是真道理，  
別看我老婆子年紀大，  
觉悟程度可不低。  
今夜我送回社的倉庫，  
都为咱家的好名誉。  
現在社里还不知道，

(夾白) 真要是知道了，咱家这个臉哪！  
还不得装在褲襠里。